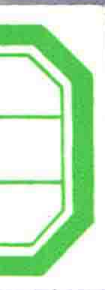


# 冬布拉之歌

赵燕翼



# 冬 布 拉 之 歌

赵 燕 翼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〇 年 · 北 京

## 内 容 说 明

这本小说集是作者从他近年来的作品中选出来的。这里的九个短篇和一个中篇，集中描写了我国西部地区哈萨克族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和英雄形象；情节生动，语言优美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。中篇小说《阿尔太·哈里》，除着重描写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外，还用满腔热情和美丽而质朴的语言，塑造了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崇高形象。

### 冬 布 拉 之 歌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 209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 $\frac{1}{32}$  印 张  $10\frac{1}{4}$

1980年4月北京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 00,001—40,000

---

书 号 10019·2946 定 价 0.70 元

## 目 次

三月风雪 .....	1
马家父子 .....	26
兄弟 .....	42
塔塔尔汗 .....	77
戈壁守井人 .....	90
雄鸡再唱 .....	114
在蓝色的原野上 .....	125
迷路 .....	137
少年马倌 .....	154
阿尔太·哈里 .....	164

# 三月风雪

## 小 引

嘉峪关外的阿尔金山区，是一片幅员广阔的高山草原。草原上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哈萨克族人民，为了适应不同季节和得到最好的水草，每年有两次大规模的畜群转移草场活动。如果从大小苏干湖周围的沼泽地带，搬迁到阿尔金山南麓的前山草原，一般都需要走七八天时间。路程最远的，甚至要走一个多月。牧人们在那曲曲折折的山道上，甩断赶羊鞭，磨光马蹄铁；历尽千辛万苦，才能把牛羊骆驼转送到新草场。

一次转场，就是一次远征！

## 羊鞭夺在手

红旗牧场的五十八群绵羊，在海子草原度过了严寒的冬天。一九六九年三月，开始向遥远的前山接羔草场转移了。转场前的准备阶段，好心的人们，都为女放牧员叶尔罕担忧发愁。十七岁的叶尔罕姑娘太年青了。由她经管的那三百多只怀孕母羊，又是全场羊群中膘分最差的一群。在漫长而艰难的转场路上，能不能把自己的羊群安全无损地赶到目的地？

这对一个走出中学校门为时不久的知识青年说来，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！

叶尔罕的羊群膘情不好，责任不在这个姑娘身上。那全是前任羊倌热瓦别克的过错。

热瓦别克，从前当过巴依<sup>①</sup>的马倌头儿，自称是草原上的“无产阶级”。其实，他当马倌并不亲自放马，就等于牧主派到马群上的小管家。解放以来，由于革命形势所迫，这位垮了台的马倌头儿，不得不在集体所有制的牧场里，和从前的奴隶们一道，过按劳分配的生活。热瓦别克窝了一肚皮火。牧场分配他放牧，他虽不推辞，只是：放牛——牛不长膘；放马——马不产驹；放骆驼——骆驼跨越两省边界，跑到青海格尔木，内蒙腾格里沙漠，几年都找不回来！

牛马骆驼都放不好，让他放羊吧；可是，一群口青体壮的良种母羊交到他手里，没过两三年，又变成了山风都能吹倒的皮包骨头瘦架子！一九六八年春季转场时，热瓦别克的羊群，一路走，一路死，引得草原上大批的饿老鹰，紧紧跟随着这群乏羊飞旋，黑压压象一片流动的乌云一般。每死一只羊，就割下两只羊耳朵，以便回去交账。当转场结束时，热瓦别克的一只破帆布挎包里，已经胀鼓鼓地装满了羊耳朵！红旗牧场革命委员会，决定发动群众，对他进行批判斗争。热瓦别克竟在会上装模做样地说：“我这匹骆驼老啦，驮不动大垛子，走不了长路了。现在，请另给我一条出路吧，只要能让我塞饱肚皮就行啦。”说着，当场放下羊鞭。主持会场的是革委会主任夏达

---

① “巴依”——对一般富人的泛称。

提。在他身上，永远洋溢着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。他对生活中的不良倾向和坏人坏事，从不妥协姑息。此刻，他面对着热瓦别克的挑战，冷笑一声，捡起那根羊鞭，在手里掂量着，说道：“热瓦别克！是你自动放下了这根羊鞭，我们并不乞求你再拿起来。当初把这根鞭子轻易地交到你手里，本来就是一个错误。你可以擦亮你的眼睛，仔细看看，真正的贫下中牧，是用什么样的感情来爱护集体财产的！”年青的主任说到这里，忽然把羊鞭一举，向全会场高声叫道：

“同志们！谁来接这根羊鞭？”

正象舞台上英雄亮相，夏达提高举牧羊鞭，停顿是那么一瞬工夫，先后就有十几个人跳起来，扑上去，都想把那根羊鞭夺在自己手里。赛马总有头马，摔跤总有冠军；抢先夺得了羊鞭的，却是一位年青的姑娘——叶尔罕！

这时候，会场上群情振奋，都为这生动的场面所感动。老牧人库班爷爷走过来拍了拍叶尔罕的肩膀，用关切、考验的语气，轻声问道：“孩子！行吗？”

“行啊，库班爷爷！”叶尔罕姑娘响亮、坚定地回答：“我一定放好这群羊，为贫下中牧争光！”

会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……

## 姑娘的计划

叶尔罕的肩头上，担起了一副沉重的担子。她接收过来的这群羊，体弱多病、乏瘦不堪；倔强的牧羊姑娘，踏晨霜，披晚霞，起早贪黑，精心放牧，已经快一年时间了。虽然基本上

制止了死亡，膘也有了明显的改善；但是，正象俗话说说的：一口吃不成个胖子——叶尔罕的羊群，截止目前，在红旗牧场牲畜膘情分类表格上，仍被列入第三类。现在要进行艰巨的转场活动，怎不叫人为她担心！

可是，叶尔罕姑娘，把困难全不放在心上，因为她自有主张。那天，她到场部领饲料，老保管员十分关切地对叶尔罕说：“两岁的马驹子，驮不动骆驼的驮子——姑娘！这次转场，你的任务太重啦！”叶尔罕自信地回答：“干革命，就不怕挑重担子——老爹！你放心吧！”“路不好走啊，孩子！你是咋琢磨的？”“我打算：抄近路，抢时间，十天的任务，七天完成！”

叶尔罕大声发表她的豪言壮语，就连隔壁劳动的热瓦别克，都听得清清楚楚。热瓦别克自去年受了批判，把羊群交给叶尔罕，就抱着万分不满，在场里做勤杂工。这时，他正吆喝着套在石磨上的骡子，替转场的乏弱牲畜磨饲料。当叶尔罕拿着老保管开的领条，到磨坊来打料的时候，热瓦别克嘟嘟囔囔地说：

“唉！倘若世界上笨蛋有两个，我就是其中之一；倘若世界上笨蛋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了！”

“不，你太谦虚了！”叶尔罕嘲笑地说，“倘若世界上聪明人只有一个，你认为那就是热瓦别克！”

“不，不！姑娘！我对我自己的评价，完全是真诚的。可以举个例子：我如果不是个笨蛋，而是头脑聪明、心眼灵巧的话，早想到羊群转场，找一条最捷近的道路，紧催急赶，躲开那长途跋涉的灾难，我也就犯不了错误啦！”

在平时，叶尔罕对待热瓦别克的態度，是七分厌恶，三分



警惕。只有今天这几句话，听起来还算顺耳，便忍不住对他表扬了两句：“热瓦别克！看来，你的思想改造，还有一定收获！”

叶尔罕牵着驮料的马儿，一路走，一路想；等她回到自己毡房时，一套完整的转场计划，已在头脑里最后形成了。

第二天，夏达提主任亲自来了解准备情况。女放牧员十分认真地汇报了她制订的计划。计划的要点是：选择一条最近的线路，用最快的速度，突击完成转场任务。理由是：这群羊子体质较差，经不起远路长途、旷日持久的消耗。早到春季草场，就是胜利！

夏达提主任用心地听完了叶尔罕的汇报，问道：“叶尔罕！你这套计划，是自个儿想出来的，还是别人给你出的主意？”

“请不要见笑，主任！这完全是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。”姑娘谦虚地说。

“唔，是动了不少脑筋！”

“有哪些不足的地方，请你给咱补充一下。”

“要叫我补充嘛，我只能补充一点，”夏达提微笑着说，“应该再添上一条口袋。”

“口袋？”叶尔罕睁大了疑问的眼睛，“这……派什么用场？”

“没有口袋，羊耳朵往哪里装呢？”主任说着，放声大笑起来。

叶尔罕姑娘满脸涨红，抢过去在夏达提那宽厚结实的脊背上擂了一拳说：

“主任！你，你真坏！……”

玩笑开过之后，夏达提主任对叶尔罕说：“关于你的计划

本身，我先不和你具体争论；我只觉得，自己头脑里空想出来的东西，往往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！要是你有兴趣，咱俩一块儿去找找有经验的老牧人，虚心听一听他们的意见。”

## 老 参 谋

干羊板粪烧得通红的铁炉子，使整个毡房暖烘烘的。库班爷爷热情地接待了两位来访的客人。老牧人一面摆出哈萨克惯常的茶点——馕饼、奶茶、酸乳粉、羊尾巴油……让来客随意吃喝；一面听取叶尔罕激昂慷慨地讲述她的转场计划。计划的正文讲完了，姑娘还不罢休，接下去又发表了一通弦外有音的见解。她说：

“我觉得，有些同志，惯于夸大困难，最爱吓唬别人：‘喂，小姑娘！那边危险哪，有个吃人的毛脸熊婆婆呢！’哼，我可不是什么小姑娘，而是一个真正的牧工！让毛脸熊婆婆见鬼去吧；阿尔金山的牧道再险，也是人们赶着牛羊踩出来的。去年我也转过场，可并没有向场部交过一口袋羊耳朵！既然六八年能从前山走到海子，难道六九年就不能从海子回到前山？库班爷爷！你说呢？”

叶尔罕姑娘觉得，自己最后两句反问，最为雄辩有力。她热切地希望得到老牧人的支持，想不到库班爷爷捋着白胡子，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那可大不一样噢，孩子！——你别急，我会给你讲出道理：去年秋季转场，你的羊群吃了整整一个夏天的青草，体力正旺；一路上气候凉爽，水草丰盛，当然不会有太大的损伤。

可是，羊群经过一个冬天的消耗，慢慢衰弱下来；到了春天，就更加乏瘦了。你没听人们常说：夏饱、秋肥、冬乏、春死亡吗？在眼下，转场路途上，草枯水浑，风大天冷；母羊又拖着个怀孕的大肚子，走一步，喘三喘，滚坡容易爬山难……就连一等的羊群，超等的把式，都不敢紧催急赶；你，竟然异想天开，要找一条什么最捷便的路线，快马加鞭，把你这群三类乏羊，早日送到春窝子上去吃酥油草，岂不是自作聪明吗？姑娘！你这个计划，只有热瓦别克那样的人，才会连声叫好，鼓掌欢迎呢！因为，他巴不得你的羊群死光，才感觉心里痛快！”

库班老人毫不客气的一席话，说得叶尔罕面红耳赤，张口结舌，连半个字都回答不出来。真好比：一瓢冷水泼到打碗碗花上——姑娘的头，深深地低下去了！

在县城中学读了三年书的叶尔罕，被这个白胡子老头驳倒了！有什么办法呢？在畜牧业这一行里，老库班是一个真正的权威。你要想对他的理论挑战，那只能被驳得哑口无言！况且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叶尔罕的计划，只有坏蛋喜欢。可不是嘛，热瓦别克拐弯抹角吹捧我，原来是幸灾乐祸喝倒彩呀！这正象哈萨克一句格言说的：“敌人的蜂蜜再甜，不如朋友的白水好喝。”细想起来，多么发人深省啊！……

姑娘沉思了很久，忽然抬起头来，坦白真诚地向库班爷爷和夏达提主任说：“我错了！请你们指出一条可行的道路吧！”

库班爷爷说：“世界上没有直路，要准备走曲折的路！”

夏达提主任接着说：“道路是曲折的，前途可是光明的。叶尔罕同志！牧场组织决定，特请我们尊敬的老前辈——库班爷爷，帮助你完成这一趟光荣而艰巨的任务！”

“这，是真的？”叶尔罕意外惊喜地叫道。

库班爷爷点着白发苍苍的头，说道：“我非常高兴！”

由于一时找不到足以表达内心感情的语言，姑娘不吭一声，便一头扑到老人的怀里。过份的欢喜和激动，两股热泪夺眶而出，顺着姑娘红润的脸蛋流下来，流下来……

## 白石河畔

阿尔金山区的三月天，气候还很寒冷。背阴山坡的积雪，还没有消尽，大地仍被去年残存的荒草覆盖着，看不出一点儿绿色。在这荒芜冷漠的茫茫原野上，似乎很难寻觅春天的踪迹。可是，那只走在转场羊群最前面的头羊，忽然在一处灌木丛里的腐草下面，发现了几茎刚刚出土的鲜嫩的青草芽儿。老山羊惊喜地仰起头来，“咩——咩——”地叫着，仿佛高声向整个草原宣告：春天已经来了！

红旗牧场的牧羊姑娘叶尔罕，骑一匹青鬃雪蹄枣骝马。那红纱头巾的一角，被山风吹拂着，象旗子一样在姑娘头顶飘扬。她立马山岗，挥动牧鞭，打了一声响亮的唿哨，羊群便沿着山坡，缓缓游牧过来。她用一只手对在嘴上，做成个喇叭形状，高声向远处叫道：

“库班爷爷——！”

“哎——！”远处老人的声音回应着。

“你在哪儿啊——？”

“在这儿！朝白石头这边绕过来啊！”

姑娘用脚镫轻轻碰了碰马肚子，那匹喷着响鼻的枣骝马

儿，便小步前进，向斜对面矗立着几块白色巨石的山脚边走去，一边轻声地唱起一支哈萨克民歌：

苏干湖的春天哟，  
是随着白天鹅飞翔来的。  
阿尔金山的春天哟，  
是随着积雪融化来的。  
亲爱的朋友，  
你可知道？  
哈萨克人心中的春天，  
是怎样来的？  
只因为不落的红太阳，  
永远照耀在人们心里！  
啊，  
我们心中的春天哟，  
多么晴朗！  
多么温暖！  
多么壮丽！……

十三天前，叶尔罕的羊群，从海子草原出发，登上了转场途程。在老参谋库班爷爷的具体帮助下，选择了这条地势荒僻、河宽沟深的路径。走这条路，尽管有千难万险，但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：由于地处偏僻，常年很少大队畜群出入践踏，沿途保留了比较丰富的牧草。羊儿一边走路，一边尽可以吃个饱。这对乏弱的畜群说来，具有头等重要意义。十三天，一路平安，羊儿没有一只损失。有些曾经盯着羊群旋来转去的草

原大雕，因为捞不到什么油水，终于失望地远远飞散了。据库班爷爷说，如果前面没有什么意外耽搁，再走三、四天，就可以到达春季草场了。真是胜利在望，叫人多么高兴！

绕过白石头，叶尔罕看见库班爷爷牵着他的乌雅大黑马，身上斜背着装在布套里的冬布拉，站在一方岩石上，捋着雪白的胡须，望着眼前一条浊浪翻腾的大河沉思着。那神态，就好象一座山石凿成的雕像。

“孩子！你瞧，”老人用马鞭指着河道说，“今年雪水特别大，河面上的冰桥全冲化了，很不好渡过啊！”

“只能蹚水过去。”叶尔罕说着，翻身下马，站在老人身旁。

“刚才，我下河探过了，水深不下二三尺，胆小的羊是赶不过去的。”

“先把老山羊弄过河去，母羊们都会跟着过去的。”

“那也会把过河的羊弄个浑身湿透，夜里冷风刺骨，大肚子母羊可受不了哇！”

.....

两个牧羊人，站在河岸上，反复地探讨着，思索着，要研究出一种安全可靠的渡水方案。这时候，远处传来驼铃叮当声，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二人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骑骆驼的哈萨克，吆赶着两匹马，从白石河上游的山沟口走出来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热瓦别克。转场开始后，由兽医、商店营业员、饲料保管、医生等组成了一个临时服务站，热瓦别克也被指派在这个站上，经管驮运骆驼和骑乘马匹。

“你们好？羊群平安！”热瓦别克从骆驼上跳下来，恭敬地向两个牧人问候。

“一切都好。羊群平安无事！”老牧人回答，顺口问：“到哪儿去呀？热瓦别克！”

“我们服务站两匹马跑了，害得我找了两天一夜！——老兄！借个火抽支烟，有吗？”

“有。叶尔罕！把火柴给他。”

姑娘勉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，没好气地扔了过去。热瓦别克连声称谢，点燃一支香烟，把火柴仍还给叶尔罕，贪婪地猛吸几口，浓烟从他鼻孔、嘴巴里，三股子一齐喷吐出来。一面赞叹着说：“今天天气真好！多暖和的太阳啊！”

“可是，这半天，我觉得关节痠痛，好象要变天的样子！”库班爷爷说。

“这……”热瓦别克忽然嘿嘿地笑起来，“老兄！你的关节不舒服，那是因为多走了路的缘故。这日暖风和大晴天，绝不会有什么变化的！瞧这河岸上草多好，还是让羊慢慢吃饱了再走吧！”说着，他跨上骆驼，向两个牧人挥手告别：“再见！嘿，多好的天气！”

驼铃叮当地响着，热瓦别克走了。

库班爷爷对叶尔罕说：“孩子！情况不妙哇！”

姑娘惊疑地问：“怎么啦，库班爷爷？”

“热瓦别克告诉我们：今天天气很不好！”

“不，你老人家听错了；他说今天天气很好！”

“孩子！要听热瓦别克讲话，必须从反面琢磨他的意思。”

库班爷爷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比如，当他祝你健康的时候，那就是盼你害一场伤寒；他口里喊着革命委员会好，实际上做梦都巴望着牧主头人早日复辟呢！”

“那么，他说今日天气好，难道真会来一场风雪吗？”

“你说对啦！——你别笑，这完全是可能的；服务站经常在交通线上活动，说不定他听到气象预报。草原气候变化无常，可不敢麻痹大意！到底怎么样？我再问问冬布拉。”

老人说着，从背上取下冬布拉，解开套子。叶尔罕越发感到惊讶：库班爷爷真奇怪，难道这木头和羊肠子作成的弹拨乐器，也懂得气象知识？

“你没有听过我在旧社会唱的一支歌吗：‘白绵羊的肠子哟，作成了冬布拉的琴弦，它能唱出我的欢乐，也能诉说出我的心酸；它对我关怀备至，随时都会告诉我天气的冷暖……’”库班爷爷一面说着，一面抱起冬布拉，转动弦轴，抡开五指，“布楞，布楞”地弹着，偏着头仔细地听着。忽然眉头一皱，严肃认真地说：

“琴弦沉闷嘶哑，天气很快要变了！孩子！你瞧，在这儿前有大河，后有高山，周围无遮无盖；要是暴风雪袭来，那就糟了！”

叶尔罕听了，不觉也紧张起来，忙问库班爷爷怎么办？老人收起冬布拉，坚决果断地说：“马上渡河！”

大约从上午十时开始，连续苦战了四、五个小时，三百多只羊，从牧羊人的马背上一只一只运送过去。此时河谷山风渐猛，阴云四合，天色也变了。但还有三、四十只羊等待渡河。暴风越刮越大，扫荡着草原，震撼着大地。那片雪花，也从灰蒙蒙的云层中，纷纷扬扬，随风卷来。两岸羊群，发出一片惨叫。姑娘为了争取时间，一次带两只羊抢渡。那乘马被大风吹得鬃毛拂扬，不时惊跳起来。突然，枣骝马踩翻河底一块圆



石头，前脚打了个磕绊；叶尔罕身体猛一倾斜，那右臂搂着的一只小个子山羊，在惊吓中蹬着腿使劲一挣，“噗通”一声，掉进河里去了。

“哎呀！”库班爷爷惊叫一声，正要勒马抢救，却见叶尔罕纵马踏波，“嗖，嗖”几个跳跃，就象从浪尖上飞过一般，抢到下游，横马拦住顺流飘来的羊儿。好姑娘！你看她轻灵地使了个“蹬里藏身”，弯腰舒臂，一把揪住正在滚滚河流中挣扎的山羊，只一提，就水浆淋漓地拖到马上，紧紧横担在鞍桥上，送过了河对岸。姑娘前身衣服，也全被那山羊身上的污水湿透。

当他们把最后几只羊也都转运过去的时候，怒吼的狂风，猛卷着纷乱迷茫的大雪，铺天盖地，倾泻而下。一场巨大的灾害，正以它狂暴的力量，妄图埋掉整个草原！

年青的叶尔罕，还从来没有应付过这样险恶的环境。她眼见天地被风雪搅混，耳听群羊绝望的哀鸣，禁不住心神惶乱，连声叫着：

“库班爷爷！怎么办！我们怎么办？！”

老牧人身临此境，神色镇定，举动沉着；他不说一句话，大步登上一座小土岗，迎风挺立，仔细地辨认着，判断着，思考着……经过片刻工夫，忽然扬臂举鞭，向左前方一指，高声叫道：

“叶尔罕！赶羊！——向风蚀沟！”

## 山谷风雪夜

风蚀沟，是阿尔金山脉千万条峡谷中的一条小峡谷。这